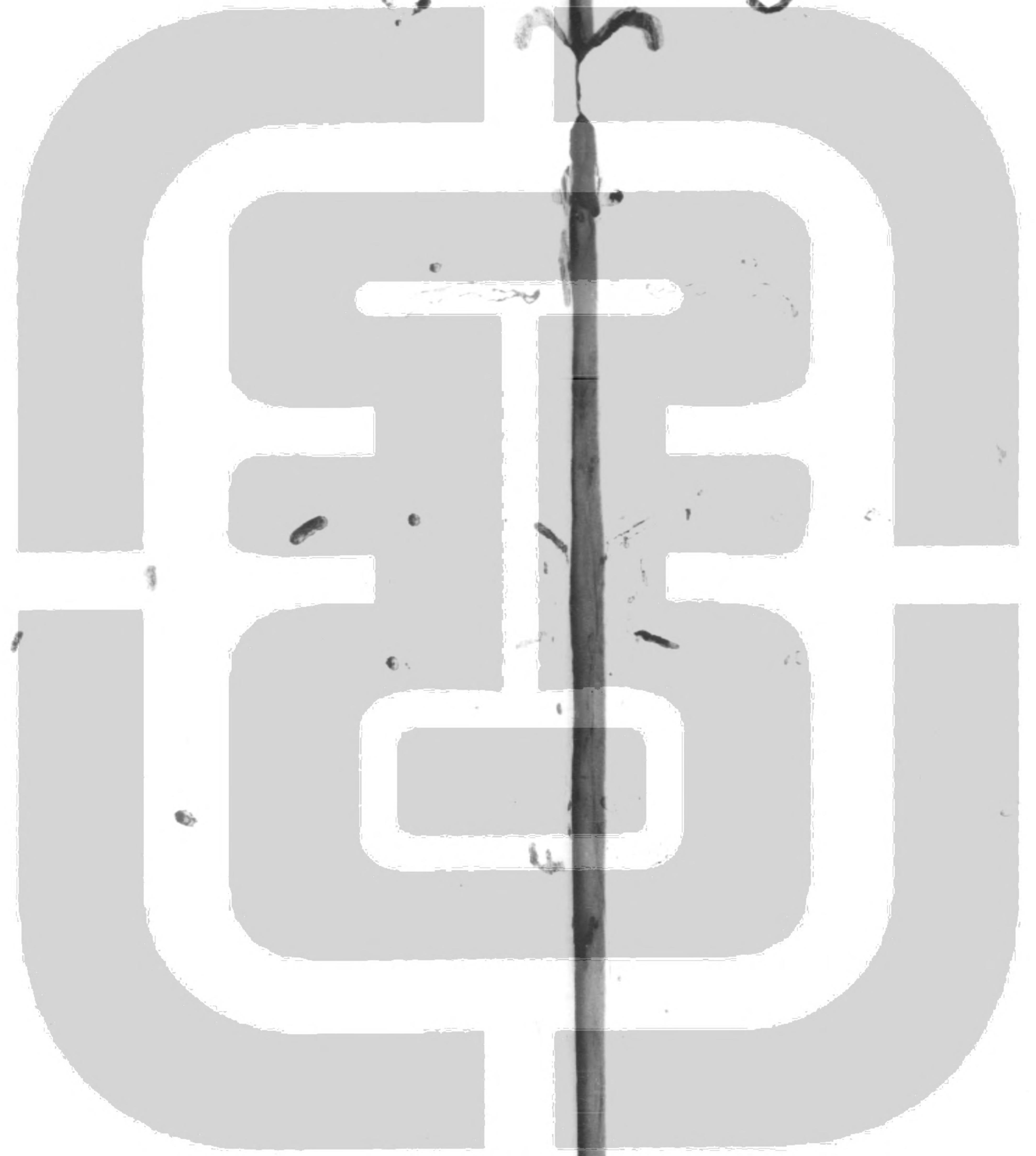


傳

哀公
三

禮



재
한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十三

魯定公三

梅穀林堯叟唐翁

經八年(巳亥)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見魯之後於棄晉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卒無傳靖公子伯陽

立○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公會晉師

于瓦師也○瓦衛地○不日會士戰而日會晉師重

松石齋書館藏

賦

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
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
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
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公至自瓦
○秋

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懷公卒
○晉士鞅

帥師侵鄭遂侵衛也
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
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
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

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
無傳
○九月葬陳

懷公
無傳三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

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地無傳曲濮衛也

從祀先公
從陽虎欲去三公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

王大弓
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無人之辭也是故陪之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為
盜是治陪臣也夫陪之臣作春秋治至於陪臣
斯極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見經門于陽州

攻陽州
士皆坐列
列言無聞志
曰顏高

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三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強

皆取而傳觀之
皆取顏高之陽州入出州

人出戰顏高奪人弱弓顏高無弓故籍立子

接戰顏高奪人弱弓顏高無弓故籍立子

鉏擊之擊子鉏齊人與一人俱斃

于偃顏高雖為子鉏且射子鉏

射顏息射入中眉顏息退而射曰我無勇

謙言我吾志其目也中言志射其目乃誤師

退魯師冉猛偽傷足而先冉猛魯人欲先

其兄會乃呼會冉猛之兄也呼於眾退而

去聲曰猛也魯詐言猛在後為斃傳言○二

月己丑單子伐穀城討儋也劉子伐儀栗

儀栗叛以辛卯單子伐簡城亦計儋劉子伐

孟亦儋以定王室傳終王○趙鞅言於晉

侯趙簡子進言曰諸侯唯宋事晉言諸侯

事晉好逆其使若以歡好迎其使猶懼不

至猶恐離心今又執之其行又搏執是絕諸

侯也是絕諸侯將歸樂祁將歸樂士鞅曰

即范三年止之日執神在六年故無故而歸

之宋不求晉是宋必叛晉宋必怨望獻子

私謂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

言晉君恐宋君叛是以止子留吾子子姑使

溷代子溷樂祁子也言且子梁以告陳寅

樂祁以士鞅陳寅曰宋將叛晉言宋怨晉

是棄溷也如宋必叛而以溷不如待之如不

自且留晉以待其樂祁歸晉人擇樂卒于

大行樂祁死于晉東南之大士鞅曰宋必

叛言宋必不如止其尸樂祁之尸留以求成

焉以求成于宋乃止諸州宋公使樂大明年

如晉○公侵齊見經攻廩丘之郭廩丘齊

郭主人焚衝車也此蓋齊人禦魯焚攻郭

者車或濡馬褐以救之濕馬衣以救衝車

焚遂毀之郭郭主人出廩立人師奔郭魯攻

少故遣後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時冉

列陽虎偽若曰猛在此言非猛必敗陽州

不見猛者若曰猛在此若在此必敗之陽州

猛先歸故言若猛逐之非猛聞言怒顧而

無繼有繼其後者偽顛復偽顛虎曰盡客

氣也非言皆客氣也○苦越生子苦越即季長

男音店○將待事而名之將待事功陽州之

後春在獲焉苦夷獲名之曰陽州陽州其子曰

如比僑○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也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去晉師不曾入

境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蓋定公迎范獻

子執羔羔為費趙簡子鞅中行文子寅皆

執鴈鴈為費魯於是始尚羔尚猶上也禮

始知執羔則同之○晉師將盟衛侯于鄆

澤自瓦還就衛地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

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以推涉

佗成何曰二子晉大夫我能盟之言我能

之厚衛人請執牛耳禮尊者泣牛耳主次

厚衛人請執牛耳禮尊者泣牛耳主次

自故請之牛成何曰衛小國吾温原也

耳故請之牛成何曰衛小國吾温原也

之温原焉得視諸侯其禮也焉諸侯而從將

敵將執涉佗按衛侯之手按音排也及挽

趨進夫王孫賈衛人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

盟者所有如衛君有如其敢不唯禮是

事之國而服事之禮而受此盟也不信晉无禮

盟衛侯欲叛晉衛靈公欲而患諸大夫諸

大夫不王孫賈使次于郊衛侯次止于外

郊大夫問故國不入故公以晉詒語之以靈公

晉詒語去聲之大且曰且寡人辱社稷已寡人

衛國之其改卜嗣使改卜他公子業寡人從

焉我從所請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言晉之詒

之豈君之過也之豈君一身公曰又有患焉

患大於謂寡人使衛侯必以而子厚而決也

此者大於謂寡人使衛侯必以而子厚而決也

之子名與大夫之子為質與衛大夫之子俱

厚者與大夫之子為質與衛大夫之子俱

致大夫曰苟有益也言苟有利公子則往

尚往為質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

羈馬絡頭絏馬繮也言從公子將行及大

之賤役○從去聲下從者同將行及大

夫之子將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言苟有

伐之禍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亦未嘗不為

○難去聲使皆行而後可激工商人使皆怒公以告大

夫靈公以賈之乃皆將行之乃皆將使工

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靈公登進使賈問

焉使王孫賈曰若衛叛晉言衛若有晉五

伐我晉五次以病何如矣當國病苦皆曰

若五以能戰尚可竭

戰賈曰然則如叛之則能救晉病而後質

焉待見伐告病而何遲之有未為遲乃叛

晉乃數質不晉人請改盟禮晉亦自弗

許不衛人○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成桓

卿士不書監圍蟲牢圍鄭蟲報伊闕也六年

齊伐周開外遂侵衛計衛○九月師侵衛

魯師晉故也魯為晉○季寤季桓子公鉏

極桓子彌曾孫季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

於季氏三人皆不得志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氏輒叔孫之庶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

國之強所薄故五人因陽虎五人因陽虎

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以

季寤更季氏代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

孫氏武叔孫已更孟氏陽虎自代冬十月

順祀先公而祈焉陽虎將作大事辛卯禘

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

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

主季孫而殺之戒都車先戒都邑曰癸巳至

必明日癸巳以成宰公欽處父告孟孫

即公孫○處父並上聲曰且聞季氏戒都車

邑季氏之兵車何故將以何事也言孟孫曰吾弗

聞言我不處父曰然則亂也言若不知則

必及於子禍必且及先備諸備先為之與孟

孫以壬辰為期庚辰期以兵救至陽虎

前驅陽虎為季道林楚御桓子桓子楚御

虞人以鉞盾夾之鉞盾于桓子

純上鉞音執陽越殿越殿虎從弟將如

蒲圃將往桓子昨謂林楚桓子

景象頤異乃謂曰而先汝皆季

氏之良也皆季氏之爾以是繼之楚免已

於難以繼其對曰林楚臣聞命後言我

陽虎為政陽虎治魯魯國服焉魯國之人

違之徵死若違之必死無益於主此身徒

利益於桓子曰何後之有言未為而能以

我適孟氏乎而汝也汝能載對曰林楚不

敢愛死言身死不懼不免主所懼者不

耳桓子曰往也往言必孟氏選圉人之壯者

三百人孟氏強壯者選擇馬卒之以為公期築室

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為

得聚眾為去聲林楚怒馬怒其馬及衢而聘

馳聘以走孟氏陽越射之自後射之

音石不中矢不能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

閉有自門間射陽越門間射中陽越殺之

陽越死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即州仇叔以

伐孟氏季孫在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

上東門入處父與孟氏期北門辰故帥成

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處父與弗勝弗勝

又戰于棘下棘下城內地名處陽氏敗陽氏

陽虎說甲如公宮說甲而往公宮示无取

寶王大弓以出註見經舍于五父之衢舍于五

通衢之寢而為食陽虎寢宿其徒曰陽虎之

追其將至言魯之追兵虎曰魯人聞余出

魯人謂季氏喜於徵死陽虎召季孫於蒲

聞我出奔今得脫

必喜故言何暇追余何暇以從者曰嘻恐懼

速駕言急速駕公欽陽在言公欽陽即處父

公欽陽請追之請追之孟孫弗許孟孫懼而歸

陽欲殺桓子處父欲殺孟孫懼而歸

之懼季氏強不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

而出子言即季寤辨猶周徧也徧音廟陽虎

入于謹陽關以叛叛不書略鄭駟歆嗣

子大叔為政歆即子然駟乞之子也為明

經九年庚子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

蠆卒無傳獻公卒○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

為厚故重而書之○六月葬鄭獻公無傳

而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之有也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信也齊

襄之二十三年齊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拔晉盟

齊始攻晉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

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秦伯卒無傳哀公

重結晉也○五氏春秋

立 ○冬葬秦哀公無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宋景公

受盟如晉且逆樂祁之尸且迎樂祁辭樂大

在偽有疾詐為疾乃使向巢如晉盟巢向巢

晉受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梁即子明謂

桐門右師子明即樂祁之尸故曰桐門右師

出蓋右師往到子明舍曰吾猶衰經言我

尚在衰經之下而子擊鐘擊鐘其不逆父喪因

責其無同族之何也果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此言樂祁之故也廢樂既率事而告人大樂

於他又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其已謂子明也言

余何故舍鐘樂言生子罪重舍音捨子明聞之

子明聞右怒怒其言於公景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言樂不肯適晉

不肯如將作亂將作不然若此無疾何

詐疾而乃逐桐門右師逐之昭子之年謔○

不肯疾而乃逐桐門右師逐之昭子之年謔○

鄭駟歎殺鄧析鄧析鄭而用其竹刑殺改

鄭所鑄刑鼎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

書之於竹簡謂之竹刑鄭駟歎蓋殺其人

而用法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謂子然即駟歎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苟有善可以

於國益於棄其邪可也勿責其邪惡靜女之

人國益於棄其邪可也勿責其邪惡靜女之

三章三章風靜女取彤管焉彤管雖說美女義在

也女史記事竿旄何以告之邶風竿旄詩

規誨之所執也取其中心願告一善見采

者子何取其忠也也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

以告之取其忠也也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

而鄧析不以故用其道故以其道可為世

一善存身則說擇美女彼妹詩云又舉

類不棄其人者子皆不可棄妹詩云又舉

甘棠蔽芾甘棠言甘棠小樹蔽芾勿剪勿

伐不可剪除召伯所茇召伯所嘗草舍當

愛護之思其人思召伯為猶愛其樹猶

甘棠之樹况用其道折竹刑之道鄧而不

恤其人乎而殺其人曾子然無以勸能矣

子然無以勸能矣

子然無以勸能矣

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抵書曰得經

得寶玉器用也

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皆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

也凡獲器用曰得凡得成器可得用焉曰

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陽關陽關虎討陽

陽虎使焚萊門號曰萊門師驚魯師見火

犯之而出陽虎犯奔齊遂奔請師以伐魯

請齊師欲曰三加言三加必取之必取齊

侯將許之齊景公將鮑文子諫鮑國曰臣

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鮑國初為

於是文子蓋年九十一餘矣魯未可取也

魯國未上下猶和君臣上下和衆庶猶睦

衆庶民人親能事大國能盡心以事而無

天蓄天無七菑若之何取之如何可陽虎

欲勤齊師也陽虎之意但欲齊師罷齊師

音罷大臣必多死亡卿大夫必多已於是

乎奮其詐謀已謂陽虎始奮夫陽虎有寵

於季氏且季氏寵愛陽而將殺季孫而陽

欲謀殺以不利魯國魯國以害而求容焉自求以

親富不親仁惟親富人以圖其利君焉用

之齊君將安所用君富於季氏齊君之富

而大於魯國齊國之地茲陽虎所欲傾覆

也此固陽虎所魯免其疾陽虎出奔魯而

君又收之而齊君又無乃害乎無乃為齊

齊侯執陽虎齊侯因鮑文子之言將東之

將囚於陽虎陽虎欲西奔齊

乃囚諸西部乃囚陽虎盡借邑人之車

盡借其軸易也

而歸之以麻約

名蓋車已追而得之齊人繼囚於

齊齊國於又以惠靈逃奔宋齊人繼囚於

遂奔晉自諫道趙氏

遂奔晉自諫道趙氏

如也之斷新車中馬也言已從書如廢馬

克去晉車千乘在中卒

去下驂衛侯將如五次齊師在五氏下

過之中衛至五氏道遇龜魚

衛侯曰可也衛侯怒謂可也衛車當其

半晉之兵直當寡人當其半自欲以身敵

矣其數可以乃過中卒乃過中卒人欲

伐之中卒人欲衛楛師圍亡在中卒楛師

舊大夫時已曰衛雖小衛國小其君在焉其君

實在未可勝也易勝也齊師克城而驕齊師

新克夷儀之驕其帥又賤其帥東郭書遇與

城其心必驕之必敗之齊師敗之不如從齊乃伐

齊師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

致糕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致之於衛

齊侯賞鞶彌齊侯以先登鞶彌鞶彌辭受賞曰

有先登者言有先登者臣從之臣從者憤

三十三

而衣貍製

也言晉憤而衣貍製也

又責說文作

公使視東郭書

齊景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

言夫子謂東郭書也

吾賜子

我當賜

於公賞東郭書

景公乃以先登辭亦辭不

賞曰彼賓旅也

彼謂犂彌與我若賓乃賞

犂彌

乃兼賞犂彌及齊師之在夷儀也

既克夷儀而居其地

齊侯謂夷儀人

齊景公告曰得

敝無存者

言得敝無以五家免

役乃得其尸

乃得敝無

公三禭之

禭衣也

加禭之深

與之犀軒

犀軒卿車也

與直蓋

直蓋高蓋也兼

而先歸之

無存之喪坐引

者

引君方為位而哭故以師哭之

親推之三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

公

十年辛丑

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齊地

夾谷

無傳 ○晉趙鞅帥師圍衛儀也 ○齊人來

歸鄆謹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也。○未有言

田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謹則以夫

子相夾谷。○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故。○郕音后侯犯。○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

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

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

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

祝其。實夾谷。孔丘相。

聲黎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

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得志。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以曰。士兵之。兩君合好。

鄰之好。而裔夷之俘。

去聲。下同。好。而裔夷之俘。

以兵亂之敢稱其好兵非齊君所以命諸侯

也此非齊景公之意商不謀夏商遠不當

夷不亂華外夷不常俘不干盟干犯盟誓

兵不偪好兵近不和於神為不祥盟將告

則為不善於德為愆義以德言之則於義為有過於人為失

禮於禮為有失君必不然齊君本心齊

侯聞之齊景公問孔子遽辟之遠命辟去

音關將盟於是孔子以公退二國賤者齊

人加於載書於盟載之書曰辭齊師出竟

言自今日既盟之後魯當從齊之役若齊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而魯人

從齊征役者三百乘二萬有如此盟如此

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音旋大夫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汶陽即鄆誰龜陰田

此田吾以共命者須齊歸魯田乃當亦如

之詛之齊侯將享公齊景公將為孔

三十三

二十一

丘謂梁丘據孔子乃謂齊景公曰齊魯之

故國之舊典言齊魯二吾子何不聞焉豈不素事既

成矣已會事而又享之享禮是勤執事也

且犧象不出門勞事也嘉樂不野合嘉樂鐘

樂設於朝廷宗廟不可出於國饗而既具若設享禮而

不可合於原野樂設於朝廷宗廟饗而既具若設享禮而

是棄禮也是弄宗廟若其不具若設

用而不可合於原野用秕稗也之似穀者言享不

備禮穢音薄若用秕稗用秕稗若禮不成君

辱是辱也棄禮若禮成而名惡名惡是取惡子

盍圖之子謂梁丘據夫享夫享禮所以昭

德也所以昭明不昭若德不如其已也不

止而勿享而乃不果享詐孔子知齊侯懷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陽者次魯事餘見經註

○晉趙鞅圍衛環攻報夷儀也夷儀在初

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守寒氏即五氏午晉

五氏午晉

五氏午晉

衛人助齊城其西北而守之衛人於邯鄲西北築城而

守宵燭午燭音突及晉圍衛此午以徒七

十人邯鄲七十人以步門於衛西門城門西殺

人於門中衛開門與午闔曰請報寒氏之

役即報五涉佗曰夫子則勇矣夫子謂邯鄲

謂中可然我往然我若往必不敢啓門衛

門必不與我亦以徒七十人涉佗亦以步旦

門焉自平旦步左右門左右皆至而立

皆至其門下如植如立木不日中不啓門

然後立待人乃退乃退反役反役晉人討

衛之叛故晉人討之治所以曰由涉佗成何

涉佗比衛溫侯手於是執涉佗以故揭執重

成何比衛溫侯手於是執涉佗以故揭執重

以求成于衛請衛人不許衛不許成晉

人遂殺涉佗罪而殺之其成何奔燕成何

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勇於無禮必不

鈞言必見鈞等詩曰舉鄘風人而無禮為

鈞言必見鈞等詩曰舉鄘風人而無禮為

而無禮胡不速死速也安得涉佗亦速

矣哉速死矣哉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

叔成子即叔孫不敢欲立州仇為後公若藐

固諫諫成子藐音莫曰不可言不可成

子立之而卒成子立武公南使賊射之南

射孫家臣武叔音石下同不能殺不能殺

公南為馬正公南為叔孫使公若為邠宰

公若即公若藐為宰武叔既定及州仇使邠

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為邠馬正因弗能

不能殺其圉人曰武叔養馬之吾以劍過

朝我邑之朝公若必曰問公若必誰之劍也

言此乃誰吾稱子以告我稱武叔必觀之

公若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知禮若為固

末授則可殺也則可因使如之武叔使圍

公若曰公若謂武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

之劍設諸殺吳王我亦遂殺公若圍人遂侯

用劍故言欲吳王我亦遂殺公若圍人遂侯

犯以郈叛武叔以不能副叔孫武叔仇懿子

仲孫何忌圍郈討侯弗克勝不能秋二子及齊師

復圍郈武叔懿子復會齊弗克又不勝叔孫

謂郈工師駟赤工師郈氏掌曰郈叛非惟

叔孫氏之憂言非獨叔孫社稷之患也勳

國社稷也將若之何以將何集對曰駟赤臣之

業言臣之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唐風揚

章四言曰叔孫誓首謝駟赤命馬赤謂侯犯

駟赤乃曰居齊魯之際言郈邑居而無事

既叛魯又必不可矣必不可子盍求事於

齊子謂侯犯何不以臨民以臨民其民人不然苟

不將叛勢必侯犯從之侯犯從其計齊使

然將叛將叛侯犯從之侯犯從其計齊使

至齊使若至郈駟赤與郈人詐為齊使宣曰侯犯將

郈中言赤與郈人詐為齊使曰侯犯將

以郈易于齊言侯犯將以郈齊人將遷郈

民齊將易衆兇懼懼聲也不欲遷駟赤

民其民人衆兇懼懼聲也不欲遷駟赤

謂侯犯告侯犯又曰眾言異矣衆人之言子

不如易於齊子謂侯犯不如遂與其死也

與其守郕而猶是郕也以郕民易取齊而

得紂焉緩而得紂何必此而後可齊人欲

以此福魯以齊人欲得郕必倍與子地徒言非

民又將倍得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且多

舍兵甲於以備不虞以備緩急不侯犯曰

諾其諾是乃多舍甲焉乃多舍甲於其門侯犯請易

於齊侯犯請易其齊有司觀齊使有司

實將至將至駟赤使周走呼走駟赤使人編

去呼曰齊師至矣言齊遷郕郕人大駭人

聞遷大介侯犯之門甲介因也侯以圍侯

犯圍侯駟赤將射之駟赤為將為侯

侯犯止之侯犯止曰謀免我言且思謀

侯犯請行侯犯請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

宿東平無鹽侯犯殿侯犯居後為每出一

門每出一侯犯郈人閉之後門其及郭門郭門外城

止之侯犯留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子謂侯

孫氏之甲有司若誅之有司若誅群臣懼

死羣臣恐罪駟赤曰言於郈人曰叔孫氏之

甲有物物識也言叔孫別吾未敢以出我未

出奔犯謂駟赤謂侯犯赤曰子止子謂駟赤

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止不出而納

魯人郈納魯圍侯犯奔齊齊人乃致

郈下致其名簿也為○宋公子地嬖濂富獵

地宋景公弟公子十一分其室室之一分其

而以其五與之以其五分公子地有白馬

四正公嬖向魍○宋景公嬖向魍欲之向魍

馬桓魍欲得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景

取公子地白馬而朱其尾與地怒怒魍取

其使其徒扶魍而棄之使其徒黨扶魍向

魍懼魍懼將走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景公

魍懼魍懼將走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景公

泣將哀目盡腫泣多目毋弟辰曰辰辰景

也弟子分室以與獵也子謂地以五分而獨

卑向雖是四馬不與也亦有頗焉頗不平

頗音子為君禮子謂地辟君不過出竟不

過出宋之境竟君必止子既無大過君公子

地出奔陳以禮於景公陳公弗止景公不

辰為之請辰為地請公進弗聽景公從辰曰

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言是我欺公子地

二吾以國人出我以國入君誰與處宋君

誰共守其國冬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仲佗

疆楮師段子皆宋卿○武叔聘于齊謝也

齊侯享之齊景公為設曰子叔孫呼叔孫

若使邠在君之他竟若使魯之境邠邠不

人何知焉我何敢與屬與敝邑際屬以境

境土際接故敢助君憂之以齊不取邠邠為

致邠深德對曰武叔非寡君之望也言此

色於叔孫

君之所所以事君齊所服事封疆社稷是
願望之猶為也言將以大事敢以家隸勤君之
以其封疆社稷之大事敢以家隸勤君之
執事言不取以家臣勤夫不令之臣謂不令
遵命蓋指叛臣天下之所惡也此天下之惡
去聲又君豈以為寡君賜言侯犯叛臣義
如字私為賜於
會君也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三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四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魯定公四

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

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音蕭宋邑同疆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

不可言叛○冬及鄭平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

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叔還如鄭

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涖盟還叔弓曾孫一云叔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

子地入于蕭以叛以蕭秋樂大心從之

從心九年被逐今大為宋患國之害寵向魑

故也惡宋公寵不○冬及鄭平見經始叛

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

經十有二年**癸卯**春薛伯定卒無傳襄公○

夏葬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郟郟叔

之邑也費李氏之邑也叔孫州仇墮郟季孫

斯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則以孔子之相

魯也墮音○衛公伋強音帥師伐曹強音○季孫

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見上墮○秋大雩無傳

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

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成邑孟公至自圍成

無傳○公行不遜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初

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孟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

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郟費墮成易耳而

公自將圍成弗克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也齊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見經註。克

郊邑曹還衛師滑羅殿後衛大夫滑羅為師

同未出曹師未出不退於列行羅不失常在其

御曰滑羅之殿而在列行師而居其為無

勇乎豈勇不足羅曰與其素厲

也厲猛也與寧為無勇言伐小國當為無

致○仲由為季氏宰子路將隨三都

郈費成也強盛將為國害故仲於是叔孫

氏墮郈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季孫斯將

費音秘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公與三子入于季

氏之宮魯公與叔仲季三登武子之臺登

武子所費人攻之而費人從弗克弗能入及

公側入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

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命二費人

北費人走人敗國人追之國人助公敗諸姑蔑

敗費人于地二子奔齊孫公山不粗叔遂墮費

遂墮毀將墮成氏孟公斂處父謂孟孫處

為成邑將墮成若墮毀齊人必至于北門魯成在

竟且成且成子孟氏之保障也為保障以無成

若無是無孟氏也不是孟氏亦子偽不知謂

孟孫佯若我將不墮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註經弗克勝不能

經十有三年甲辰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

衛地二君將使師伐○夏築蛇淵圍無傳書

○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衛公孟彊帥師伐

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

寅士吉射子鞅入于朝歌以叛荀寅士吉射

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鞅非

始禍者也則局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鞅非

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

射必奔朝鞅則是皆叛也○射食亦食夜二

如字朝○晉趙鞅歸于晉猶言入至鞅而後言

歸則晉無入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薛
本也致臣至於書歸則快賊不足錄矣○薛
弒其君比比又執惠公夷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見經實

鄭氏垂葭改名鄭氏使師伐晉使大夫以

將濟河將濟河諸大夫皆曰齊諸大夫不

可不可邠意茲曰夫齊大可可以銳師伐河

內若以銳師伐傳必數日傳車告晉亦必

平又而後及絳而後至晉絳不三月晉自

非九不能出河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

濟河而歸矣乃伐河內乃伐晉河齊侯皆

飲諸大夫之軒大夫乘軒皆收唯邠意茲

乘軒以邠意茲言當特齊侯欲與衛侯乘

共載○乘與之宴飲酒而駕乘廣駕乘

兵車○載甲焉使告曰告曰晉師

至矣來晉師已齊侯曰比君之駕也此猶待

緩君之駕恐寡人請攝攝請以已車乃介而

左六十五

五

與之乘介甲也而與衛也乃波甲驅之而往或告曰

或曰又無晉師師言無至乃止傳言齊侯輕

功○晉趙鞅謂邯鄲午午守邯鄲大夫曰歸我衛

貢五百家十年趙鞅置之邯鄲今欲從午取之

以吾舍諸晉陽而舍之晉陽故欲午許諾

午諾趙歸告其父兄告其父兄以父兄皆曰

午之父曰不可衛不可歸衛是以為邯鄲言衛

邯鄲親○為去聲又如字而實諸晉陽言衛

五百家而絕衛之道也是與衛之道不如侵齊

而謀之而侵齊則衛與邯鄲好不絕齊乃如

之父乃所欲謀如而歸之于晉陽然後歸衛趙

孟怒趙鞅不肯歸其召午而囚諸晉陽

趙鞅不肯察其謀請午使其從者說劍而入

使邯鄲午命故囚之從者說劍而涉賓不可

臣不欲謀叛劍乃使告邯鄲人告邯鄲父兄

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不言與邯鄲事二三子

唯所欲立午趙執同族別封邯鄲故遂殺

午逐殺邯鄲趙稷涉實以邯鄲叛父稷趙午子

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計趙邯

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甥故荀寅荀寅范吉

射之姻也娶荀寅子而相與睦荀

范氏素相親睦故不與圍邯鄲故二氏不與

如字又將作亂以解邯鄲之圍董安于聞

之聞安于趙氏臣謀告趙孟趙孟曰先備諸為先

之備可乎趙孟曰晉國有命言晉國有一始禍

者死必殺無赦為後可也待其先發而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與其見攻寧我獨死寧我

獨任始禍之責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趙

孟不可肯設備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

氏之宮伐趙鞅奔晉陽經書入

以晉人圍之鞅討趙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

臯夷范氏側室子而欲為亂於范氏范氏

不為吉射所寵任



以其志梁嬰父嬖於知文子知文子即荀躒
父上聲文子欲以為卿荀躒父為卿韓簡

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即韓不信中

相惡○惡如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魏

字又去下同范昭子即故五子謀故范昭

子即魏曼多亦相惡故五子謀

父知文子韓簡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

之代荀寅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代

吉射荀躒言於晉侯荀躒乃進曰君命大

臣言晉君有大臣始禍者死為禍首者載書在

河為載書今三臣始禍今范中行政趙而

獨逐鞅而獨逐趙鞅刑已不鈞矣晉之不用

均平請皆逐之請皆逐范中行冬十一月

荀躒知文韓不信韓簡魏曼多奉公

以伐范氏中行氏奉晉定以伐弗克不能

二子將伐公中行文子范齊高彊曰高彊

尾之昭十年三折肱言人三折其臂知

為良醫然後深知良唯伐君為不可君一

事為不可民弗與也東之所共我以伐君

在此矣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三家未睦

知韓魏不相救可盡克也可伐而克之

既勝君將誰與復與誰哉若先伐君若先

室是使睦也是急三家使相弗聽范中行

遂伐公遂伐晉國人助公中國人不行故助公二

子敗范中行從而伐之范中行而伐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經書入于朝歌韓魏以

趙氏為請禍請復趙氏始十二月辛未趙鞅

入于絳經書歸于晉盟于公宮亂以見三

家分晉之始○初衛公叔文子朝叔發時公

于衛而請享靈公其家以受享退既朝見

史鮪而告之享靈公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鮪音秋

史鮪曰子必禍矣子謂公叔文子富而君

貪子過於富而罪及其子乎罪其及子文

子曰然言是其吾不先告子謀於子是先是吾罪

也此我罪君既許我矣今君既許矣其若之何

其又何史鮒曰無害言亦無子臣謂文子

禮可以免猶可以富而能臣雖富而能必

免於難難必可免於禍去聲上下同之自上及下

戍也言戍文子其亡乎其有亡富而

不驕者鮮富而不驕其入吾唯子之見我

所見惟驕而不亡者驕汰橫生而未之有

也之亦有古也未戍必與焉難必與於禍及文

子卒及公叔衛侯始惡於公叔戍始與公

叔戍有惡以其富也於富盛公叔戍又將去

夫人之黨之公叔如宋朝去靈公夫人南子

夫人愬之夫人南子曰戍將為亂為明年

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乙巳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

陽出奔宋陽趙厲孫書名○二月辛巳楚公

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頓

事晉而絕陳好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亦公叔

○五月於越敗吳于攜李 攜李吳郡嘉興縣

也史記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與師伐越句踐

吳子光卒 闔廬卒子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率衛地 ○齊魯為會止此 ○晉人圍朝歌公

會齊衛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 ○

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以撓晉景公問政子曰君

臣與其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

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無傳石尚天子之

社之肉盛以服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

國與之同福 ○周魯之交止此 ○服市軫反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衛公子孟彊出奔鄭

彊蒯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無傳 ○大蒐于

比蒲 大蒐止此 ○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

孫州仇之隨費邠也故曰政逮於大夫 ○

邾子來會公 無傳此會公 ○城莒父及霄 無

公叛晉助范氏故 ○史闕范甯云未詳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靈

公信夫入之訴逐故趙陽奔宋趙陽戌之黨成

來奔公叔戌奔魯○梁嬰父惡董安于董惡

安于之為入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言不殺使終為政於趙氏使終為趙氏趙

氏必得晉國則趙氏富強盍以其先發難

也何不以安于先發討於趙氏討治趙

殺文子使告於趙孟荀躒信其言乃曰范

中行氏雖信為亂言二家雖安于則發之

亦由安于是安于與謀亂也始亂之數○

與音晉國有命晉國有一始禍者死為禍

無赦二子既伏其罪矣范中行既伏敢以

告敢告請討趙孟患之趙鞅患無安于曰

我死若死而晉國寧晉國得趙氏定趙氏

安將焉用生尚安用有生為人誰不死誰

有不死者吾死莫矣我死已為乃縊而

死安于乃自趙孟尸諸市趙鞅及陳安而

告於知氏命而使人曰主命戮罪人荀躒謂

命我討戮安于既伏其罪矣安于既受敢

以告復命知伯從趙孟盟知伯即荀躒乃

而後趙氏定賴以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于安

趙氏之廟報其忠也○頓子詳欲事晉詳頓子名背

楚而絕陳好頓楚與國背楚而與二月楚

滅頓大傳言以不事○夏衛北宮結來奔經

註公叔戌之故也之亦公叔戌○吳伐越史

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與兵伐越越子句踐禦之禦吳師

陳于攜李之師俱陳于攜李句踐患吳之

整也句踐患之使死士再禽焉使敢死之

吳禽欲使吳師亂取之不動吳師使罪人三行句踐

有罪當死者別為三屬劍於頸注頸屬

音燭而行音而辭而辭於曰二君有治言吳越二

治臣奸旗鼓臣實奸犯不敏於君之行前

以不敏達在前不敢逃刑不敢逃竄敢歸死

君行陣之自歸遂自剄也言畢皆以劍自剄師屬

死於吳師大敗之皆注目怪其所為越子因而伐之乘其

之目皆注目怪其所為越子因而伐之乘其

怪訝而大敗之吳師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伐之大指為戈取其一履闔廬傷敗卒於陘闔廬

一履闔廬傷敗卒於陘闔廬

地陘去攜李七里去戰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

立於庭夫差闔廬子嗣立乃使人苟出入

苟出入必謂已告已曰夫差使呼已名

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而汝也言汝忘越

則對曰夫差則必唯敬謹不敢忘言不

仇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公元年吳入越傳晉

人圍朝歌行國范中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

梁之間脾上梁間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

范中行折成鮒小玉挑甲率狄師以襲晉子二

晉大夫范戰于絳中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勝不

中行大夫范戰于絳中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勝不

晉而士鮒奔周即成鮒小王挑甲入于朝歌

行歸氏中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齊宋復范氏

故也謀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

宋女也為衛靈公夫人朝宋公子舊通于

南子今衛靈公為夫人召之○為去聲

會于洮使夫人會太子蒯聵獻孟于齊孟

名蒯聵衛靈公太子奉過宋野蒯聵自衛

孟邑就牽之會獻于齊行而過宋

野人歌之宋野之人曰歌既定爾婁豬

婁豬求子豬也得盍歸吾艾豨豨豨也何

不歸我豨豨也太子羞之間歌而蒯聵

謂戲陽速戲音速曰從我戲戲已

而朝少君少君即夫人○朝音潮少詩照及本

亦作少君見我夫人必我顧顧若乃殺之

汝乃殺夫人蓋大子與戲速曰陽速諾

陽速謀殺夫人以顧為號速曰陽速諾

請之乃朝夫人乃如子約而夫人見大子南

出而大子三顧蒯聵凡三次速不進藏不

進殺夫人見其色南子知其欲殺已啼而定

帝而走
入于宮
曰
公
許於靈
崩
聵將殺余
將殺我
公

執其手以登臺
靈公執南子之禍
手
大子奔

宋
大子崩
聵
盡逐其黨
之盡逐
大子
故公孟

疆出奔鄭
子黨
自鄭奔齊
疆又奔
大子告人

崩聵
告其人
曰戲陽速禍余
此禍以果我戲陽

速告人
戲陽速又
曰大子則禍余
則將嫁

禍於
大子無道
逆不道
使余殺其母
使我

毋南
余不許
為之用
將戕於余
則將殺我
若

殺夫人
毋配
子殺其將以余說以自解說我余

是故許而弗為
子我而是不故陽許人以紓余死

我以紓
諺曰
俗曰
民保於信
言民必有信

吾以信義也
故我欲使義可信
言
○冬十二月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
潞晉獲籍秦

高疆
二子黨
范氏無代
又敗鄭師及范氏

之師于百泉
鄭助范氏故并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邾子來朝
○驥

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起舉

麗音○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無傳○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

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軍達帥師伐宋○齊侯衛

侯次于渠蔭渠蔭宋地不果救○邾子來奔

喪無傳諸侯來奔喪於是始○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夫定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

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

十月三日無月○冬城漆邾漆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

子貢孔子弟子邾子執玉高邾子過高其容

仰高仰公受玉卑魯公受費其容俯卑故

子貢曰以禮觀之以朝會之禮二君者皆

有死亡焉二君者皆將夫禮在人禮之死生

存亡之體也禮如人之有體於將左右周

卷之五

旋將旋於左右進退俯仰進退俯仰之間於是乎取

之生於存亡之度朝祀喪戎朝會祭祀於是

乎觀之生於存亡之度今正月相朝今職首

君相而皆不度於法皆不合心已亡矣精心之

已先嘉事不體朝禮嘉事也而何以能久

何以能久高仰其高仰也驕驕傲也卑俯

執玉其位替也替情也驕驕則於禍替

近疾替則於疾君為主君實其先亡乎

為此冬子公薨哀七年○吳之入楚也在四胡

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胡子乘楚邑之亂盡

者楚既定楚昭王胡子豹又不事楚子豹胡

曰存亡有命言國之存亡事楚何為楚服事

亦何多取費焉徒以多取二月楚滅胡言傳

所以事大○夏五月壬申公薨公果先言

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賜子貢名以微知

言語之士今言而中孔子恐其易言是使

故抑之以不幸而中孔子恐其易言是使

賜多言者也信是使子貢過於自○鄭罕達

敗宋師于老丘宋公達子蓋之○齊侯衛侯次于濼

伐宋欲取地以處○齊侯衛侯次于濼

之○齊侯衛侯次于濼

濼即渠○齊侯衛侯次于濼

女居反又女加反○齊侯衛侯次于濼

謀救宋也○齊侯衛侯次于濼

師故謀○齊侯衛侯次于濼

救○齊侯衛侯次于濼

宋○齊侯衛侯次于濼

經不書夫不赴于同○齊侯衛侯次于濼

且○齊侯衛侯次于濼

不○齊侯衛侯次于濼

不○齊侯衛侯次于濼

不○齊侯衛侯次于濼

不○齊侯衛侯次于濼

不○齊侯衛侯次于濼

不○齊侯衛侯次于濼

克襄事襄成也○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葬我君○葬定公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之六十四

春秋十四

五十四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五

梅賾 林堯叟 唐翁

魯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定
如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

敬王二十六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
載敬王崩故也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
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

孰正

鄭

聲公七年聲公二年孔子卒

齊

景公五十四年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悼公弒子簡公任立哀十四年田常弒簡公立其弟鸞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宋

景公二十三年景公卒

晉

定公十八年晉霸襄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黃池吳始稱伯哀十六年孔子卒

衛

靈公十四年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出奔國哀十七年莊公父蒯聵入是為莊公輒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月二月齊伐衛立公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起衛侯輒復入

蔡

昭侯二十五年魯哀公四年昭侯弒子成侯立成侯十二年孔子卒

曹

伯陽八年魯哀公八年頃公十六年魯哀公四年頃公卒

滕

頃公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隱公卒

陳

閔公八年魯哀公十年六年楚滅陳殺明公

杞

僖公十二年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惠公三年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魯

郊公

邾

隱公十三年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邾子

以棘使諸大夫奉子革以為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元公十年魯哀公卒

小邾

楚昭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

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惠公七年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

吳夫差二年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

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滅吳

越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

吳哀二十二年圍吳乃哀以兵北渡淮與齊晉

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向踐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

賀號稱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公即位無楚子陳

侯隨侯許男圍蔡也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

於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已而書許男則愈

於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

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秋齊侯

衛侯伐晉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

師曩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
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
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
也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
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隱公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楚以諸侯圍蔡報柏舉也在

四年里而栽栽築墻長版也設版築為圍壘

再廣丈壘厚高倍高二夫屯夫猶兵也壘

在壘裏也守蔡○夫屯並如字晝夜九日晝夜危守凡如

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蔡人男女以辨

辨別也男出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

使蔡徒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於

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

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夫椒吳郡吳縣西南

扶報携李也携李在定十四年所謂遂入

越乘勝遂越子以甲楯五千越句踐以甲

不多音盾保于會稽○會稽山以自保使

大夫種因吳大宰嚭嚭故楚臣奔吳為大

因之。種上以行成于吳。吳子將許之。差

將許成伍。負曰不可。許成。胥諫不可。臣聞之。

所以聞樹德莫如滋。言樹立有德去疾莫如

盡。除去惡疾。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二年。斟夏同姓。諸侯澆寒浞。子封於過者。襄

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過者。襄

平聲澆。五叫反。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

又微鄩音尋。后澆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

二斟復為澆所。后緡方娠。身也。緡相妻。娠懷

又身逃出。自竇。逃而歸于有仍。仍氏緡有

歸其父。生少康焉。相之遺腹。生少康。為仍牧正。

仍古諸侯國。少康。其毒。澆使椒求之。逃奔有

能戒備。澆使椒求之。少康欲殺之。逃奔有

虞。少康逃。後為諸侯者。為之庖正。膳羞之。官

以除其害。賴此以得。虞思於是妻之以二

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邑諸綸。綸

邑。以綸。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

一能布其德。其德澤而北。其謀而北。始以

收夏衆

之收拾夏

撫其官職

之撫循夏

使女艾

謀澆

間女艾少康

如字艾五蓋反

使季杼誘

澆之使季杼誘

羶誘

澆弟也

季杼少康子也

使以計遂滅

澆之使以計遂滅

過戈

于襄四年

傳載少康滅澆

于戈復禹之績

復禹之績

復禹舊

祀夏配天

祀夏配天

宗不失舊物

不失舊物

禹治天下

今吳不如過

今吳不如過

而越大

而越大

於少康

倍於少康

或將豐之

或將豐之

或將豐之

大不亦難乎

之患難

句踐能親而務施

句踐能親而務施

句踐能親而務施

能親愛其民

而務施

施不失人

施不失人

施不失人

親不棄勞

則不親

遺小勞與我同壤

遺小勞與我同壤

遺小勞與我同壤

接而世為仇讎

仇讎之爭戰為

於是乎克而

於是乎克而

於是乎克而

弗取而既克

其國將又存之

將又存之

將又存之

將又存之

而長寇讎

棄天與而滋

長寇後雖悔之

長寇後雖悔之

長寇後雖悔之

後日雖復

不可食已

而不可消食

而不可消食

而不可消食

姬吳姓言

日可俟也

而可計日

而可計日

而可計日

蠻夷而長寇讎

滋長寇

以是求伯

以是求伯

以是求伯

諸侯伯長。○必不行矣。此事必弗聽。夫差

言退而告人。子胥退而曰：越十年生聚，越

生民而聚財。十年而十年教訓，富而後教。故

後之二十年之外。既富且教，吳其為沼乎？

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也。三月，越及吳。

平夫言許越為平，詔吳入越。越之役，不書。

于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與華同故，復發傳。○夏四月，齊侯、衛侯。

救邯鄲。定十三年，趙緜以邯鄲圍五鹿。五鹿

○吳之入楚也。四年，使召陳懷公。吳召陳

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懷公登進國，人于曰：

眾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

欲從東，備陳人從田。陳人不知所與，故直

者居左，無田從黨者隨黨而立。無田逢滑當

公而進。陳大夫逢滑不左，曰：臣聞所聞國

之興也，以福必獲。天當福其亡也，以禍當亡之。

必獲天禍今吳未有福賜吳以福楚未有禍亦

楚未嘗降楚未可棄故楚未可棄吳未可從吳

必與故而晉盟主也而晉乃諸若以晉辭未

吳辭若以晉事若何行如此可公曰懷公國勝

楚國為君亡楚君棄非禍而何非天降之

對曰逢滑國之有是此言國家有多矣其類

何必不復豈必皆亡小國猶復雖能以小國

况大國乎况楚國之臣聞國之興

也將興視民如傷愛其民如傷動是其福也

民歸之則天佑其亡也將亡之以民為土芥

斬艾民力如治上芥惟是其禍也神怒則

謂禍楚雖無德楚雖有德亦不艾殺其民亦

艾殺民力如治吳日敵於兵今吳人日日

暴骨如莽暴骨原野如草生於廣而未見

德焉未嘗見吳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懼而改過使人使禍之適吳吳禍之往歸於吳其

何日之有不言其陳侯從之陳懷公及夫差

克越今年夫差乃修先君之怨召陳不至

故夫差為修秋八月吳侵陳無鍾鼓修舊

怨也傳言吳不修德齊侯衛侯會于乾

侯乾侯救范氏也范氏在朝師及齊師衛

孔圉鮮虞人伐晉衛鮮虞狄也魯師會齊取

棘蒲晉地○吳師在陳吳師猶在楚大夫皆

懼恐吳復曰闔廬惟能用其民言吳先君

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以敗楚於柏舉今聞其嗣

又甚焉過今聞吳光又將若之何將何道子

西曰尹楚令二三子恤不相睦言楚諸臣所

於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昔闔廬

食不二味其所飲食居不重席其所居處

室不崇壇平地作室器不彤鏤器用樸素

音同彤宮室不觀所居宮室無觀闕舟車不

飾所乘舟車無衣服財用所用之財擇不

取費不尚選取堅厚細靡在國其在天有苗癘癘天有

之苗音屬親巡其孤寡親自巡問孤人而

共其乏困給之絕困共苦則供在軍其行熟食

者分分猶徧也必須而後敢食先食其所

嘗者珍非常之食卒乘與焉得與焉卒亦

尊入乘與勤恤其民勤勞憂恤而與之勞

逸與民均是以民不罷勞是以民效其力

皮音死知不曠民不見曠棄吾先夫夫子常易

之我楚子常反所以敗我也此能敗楚所今

聞夫差之君吳次有臺榭陂池焉三宿以

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障澤曰陂積水

宿有妃嬙嬪御焉內官言夫差一宿亦備

子嬙音墻一日之行行一日所欲必成之意

求其成玩好必從玩好之物必去聲珍異是

聚珍寶奇異觀樂是務先務嬉戲是所視

民如讎虛使其民而用之日新日新不巳

夫先自敗也已夫謂吳實先自取安能敗

我又豈能敗楚哉為二○冬十一月晉趙

鞅伐朝歌討范中

經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見三家

專兵權也○潔○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句繹皆不書不足書也○內外盟

鉤○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卒蒯立

滕子來朝滕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贖于戚于戚內弗受也○秋八月甲戌

晉趙鞅帥師及鄭卒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績皆陳曰戰大○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

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土而數大國

傳二年春伐邾魯三卿將伐絞絞邾人

○**傳**二年春伐邾魯三卿將伐絞絞邾人

愛其土邦人愛之故賂以漵沂之田漵水以

西以東沂水而受盟于句繹○初衛侯游

于郊衛靈公出遊子南僕子南僕也公

曰靈公謂余無子言蒯聵出將立女子子謂

欲立之為太不對子郚他日及至又謂之靈

又謂子郚對曰子郚郚不足以辱社稷我言

社稷之辱君其改圖君其改之心君夫人在

堂上有君三揖在下下有卿大夫士三揖

其等旅揖司士旁三君命祗辱言立嫡當以

之適為辱○夏衛靈公卒經見

註夫人曰夫人命公子郚為太子言立公

嗣君命也治命也對曰子郚郚異於他子

言已用意與且君沒於吾手况靈公沒時

若有之此治命郚必聞之言當以臨且亡

人之子輒在亡人謂崩輒崩也乃立輒

乃立嫡孫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是為出公孫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是為出公孫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戚衛大子即宵迷夜行路陽虎曰陽虎奔

右河而南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

南必至焉於戚使大子統統者始發喪

問八人襄經經為衛人逆故襄為自衛逆

者為為自衛告於門告於戚門哭而入舉哀

入遂居之子遂居於戚蓋輒以秋八月齊人

輸范氏粟范氏以粟輸之鄭子姚子

般送之子姚即罕達子般音班士吉射逆

之范吉射以師迎趙鞅禦之趙鞅帥師禦

遇於戚晉鄭相遇於陽虎曰吾車少兵言我

少以兵車之旂旂先驅車也以示眾與罕

駟兵車先陳罕駟即子姚子般又先罕駟

自後隨而從之師隨而從之彼見吾貌鄭

在後不知其外必有懼心見車多於是乎

會之戰也必大敗之鄭師從之趙鞅從卜

戰卜其言凶龜焦兆不樂丁曰夫晉大詩曰

舉詩雅爰始爰謀經始其事爰契我龜與

龜對也契合言先人事後謀協以故兆

謂簡子始納衛大子卜得吉詢可也

兆言簡子既謀同可不須更卜詢可也詢詰

也衆可簡子誓于晉師曰范氏之士吉射中

行氏荀寅反易天明德不事其君斬艾百

姓斬命絕艾殺音又欲擅晉國國之專擅而

滅其君而滅絕晉寡君恃鄭而保焉恃鄭

其國守今鄭為不道為不道肆棄君助臣

棄晉君而二三子汝諸順天明順天道好

從君命從晉君討經德義經常其助除詬

取除刑其詬又逆之詬在此行也盡在於克

敵者諸將之功者上大夫受縣千里一縣上

之下大夫受郡縣有四十郡之下大夫士田十

萬士受田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

免去志父無罪得志父趙鞅入晉陽以辟後

所得罪君實圖之當圖其賞若其有

罪所得以爲有絞縊以戮當其絞縊以桐棺三

寸指用難於中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爲罰也不

設屬辟被屬水大及兒之辟施指也王指四重

重屬爲三重大指爲重大夫一重君再重屬與辟

大指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借君素車撲

制耳非爲正禮也屬音燭辟音壁素車撲

馬車馬撲素以載無入于兆不入於兆域下

卿之罰也凡此數者此下卿之罰爲衆甲

戊將戰將與師戰郵無恤御簡子王郵良爲趙

鞅音由衛太子爲右簡子車右登鐵

上非鐵立望見鄭師衆望見鄭師衆多太子懼

崩自投于車下墜于子良授太子綏子

即王良以綏而乘之而載之於車曰婦人

也以崩贖爲婦簡子巡列趙鞅巡行曰畢

萬公晉獻匹夫也之言其匹夫也七戰皆獲從

公七戰皆有馬百乘也乘之家鄉死於牖

下亦以死牖下群子勉之勸以諸將勉死不在

冠有言死生繁羽御趙羅繁羽趙羅宋勇為

右大勇亦晉羅無勇趙羅無勇縻之縻束縛

縻在音於車。吏詰之詰問其故御對答曰

疝作而伏言趙羅疝瘡疾作而伏衛太子

禱戰蒯躄禱曰曾孫蒯躄自稱曾孫敢昭告

皇祖文王皇大也康叔文王烈祖康叔

封烈顯也康叔始受文祖襄公蒯躄襄公孫

守文祖鄭勝亂從助勝鄭聲公名釋君晉午在

難午晉定公名國有叛不能治亂不能討

亂之使鞅討之使趙鞅帥蒯躄不敢自佚蒯躄

不敢自備持矛焉故言備持矛敢告微福

于無絕筋斬絕筋無折骨無折骨肉無

面傷無損目以集大事集成軍旅無作

三袒羞祖無作羞三大命不敢請死生大命

佩玉不敢愛佩玉質信以鄭人擊簡子鄭

或擊中肩中簡子之斃于車中簡子斃

趙鞅中肩中簡子于車中

左六十五

獲其蠶旗蠶旗名獲簡子○蠶音蜂 太子救之以

戈以崩噴為車右故鄭師北奔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雖北猶獲羅無勇故鄭師太子復伐之趙羅雖北猶獲

○復鄭師大敗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鄭為齊

凡千車趙孟喜趙鞅喜衛太子曰可矣其言

可傳復曰趙氏屬大夫雖克鄭言今雖克

猶有知在言知氏將復為憂未艾也此憂

艾絕後趙氏竟初周人與范氏田先時周

有晉陽之難竟初周人與范氏田先時周

田與晉公孫奄稅焉奄范氏臣為范氏趙

氏得而獻之趙氏之眾得奄吏請殺之請殺

奄趙孟曰為其主也言奄之收稅何罪何

有止而與之田留公孫奄及鐵之戰在

以徒五百人公孫奄以步宵攻鄭師乘夜

鄭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取鄭師所獲之

帳幕獻曰獻於趙簡子曰請報主德請報簡子追

鄭師簡子敗走姚般公孫林二般音班大夫

鄭師簡子敗走姚般公孫林二般音班大夫

殿而射○殿鄭師而射晉師前列多死之晉軍

行者多趙孟曰國無小有善射者○既戰既

卒簡子曰趙鞅自吾伏殺嘔血○殺音切

而吐車中雖伏弓衣鼓音不襄○鳴鼓進兵

今日○今日我上也○我功大子曰衛蒯吾救

主於車簡子以戈救退敵於下再代鄭我右

之上也我車右之郵良曰良即王我兩鞞將

絕在曾曰鞞言我馬之兩吾能止之止我使

絕我御之上也我御車之駕而乘材乘載

橫木明細小也乃駕馬而載細小兩鞞皆

絕兩鞞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吳洩

庸如蔡洩庸吳納聘於蔡而稍納師蔡請

遷于吳中悔故師畢入吳師盡衆知之蔡

知蔡侯告大夫蔡昭侯告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于吳言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冬

蔡遷于州來經

三年巴西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崩殯在戚而齊借衛以圍之○夏四月甲午

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季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

懼晉也○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髡○秋七

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于吳無傳公子○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

卒悼○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見經求援於中山山

即鮮虞之助○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

踰公宮火踰越魯桓僖災桓公僖救火者

皆曰教火之人顧府顧府庫之藏南宮敬

叔至敬叔即南宮也命周人出御書周

司周書常典籍之官出俟於宮使待命曰庀

女而不在而具有不在○庀音彼死死其罪子

服景伯至景伯何至命宰人出禮書宰

之象率之屬使以待命以待計命不共不共命

○音共音恭有常刑國有典刑校人乘馬校人掌馬

○四相從乘去聲為駕之易巾車脂轄巾車掌車

易百官官備各備其官府庫慎守府人各謹

守官人肅給居官之人整肅濟濡帷幕惟濡

幕於水中出為濟鬱攸從之鬱攸火氣而為之備蒙

葺公屋葺公家之屋自太廟始祖始自太廟

○重宗廟也外內以悛悛次序先尊後卑以助

所不給則力所不給有不用命有不肯用則

有常刑則加以典刑無赦無有以父文伯至伯文

至至火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也季桓子

至至火御公御車立于象魏之外

立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則止勿救人

財可為也有財則輕民命命藏象魏有命

司藏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

舊章不可亡也言國家故舊之富父魏至

之後富父終生曰無備而官辦者而備豫無素

於猶拾瀋也瀋汁也比土呼汁為瀋猶於

是乎去表之稟表表積道風所向者去道

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孔子在

陳仲尼時聞火魯有曰其桓僖乎言桓

盡而廟不毀○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周劉氏

士范氏晉大夫葛弘事劉文公葛弘為劉

夫故周與范氏於范氏趙鞅以為討周討

與范六月癸卯周人殺葛弘終○秋

季孫有疾即季命正當桓子之籠曰

無死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南孺子子

之妻其子男也若生則以告則奉而立

之氏後季女也若子則肥也可則康子

可後季孫卒季桓康子即位季既葬子

既康子在朝在朝之南氏生男南孺子正

常載以如朝正常從桓子遺言告曰君告於

夫子有遺言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

正正常常自自稱稱以以南南氏氏生生男男若若南南孺孺子子則則以以告告

於君與大夫而立之於君與大夫而立之夫而奉之以告於君夫

今廷矣矜今廷矣矜男也男也果得果得敢告敢告遂奔衛

遂遂出出奔奔衛衛康子請退康子請退季康子請公使共劉

視之視之共劉魯大夫使視則或殺之矣共劉魯大夫使視則或殺之矣

殺之乃討之殺之乃討之召正常召正常使使召正常使召正常

不反不反畏畏康子也康子也傳備傳備冬十月晉趙鞅圍

朝歌朝歌范中行師于其南范中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

荀寅即中行氏伐荀寅即中行氏伐使其徒自北門入使其徒自北門入

外外救救自自北北門門而而入入已已犯犯師師而而出出夾夾攻攻已已犯犯師師

得得突突丑丑奔奔邯邯鄆鄆趙趙氏氏故故荀荀寅寅等等奔奔之之十一

月趙鞅殺士皐夷月趙鞅殺士皐夷二年二年范皐夷范皐夷定定十十惡惡范氏

也也惡惡范氏范氏而而殺殺其其族族

四年四年庚戌庚戌春王二月庚寅盜殺蔡侯申

殺子成侯立書曰盜賊且賊者也以爲貴近

無入也無入也是故稱人獨國以殺是在官者無又

也稱盜無激也○蔡公孫辰出奔吳書公亮
在宮者無激也○蔡公孫辰出奔吳夫人美
氏孫于邾公孫則夫入夏父與
聞乎執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
公孫辰與○蔡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
無傳○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其君
音生○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執戎蠻
又性○子而歸于楚○城西郭無傳○六月
是京師楚也○城郭無傳○六月
辛丑亳社災無傳○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亡國之社有屋使下○秋八月甲寅滕子結
得上通於天故災

卒無傳頃公卒○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無傳
卒無傳頃公卒○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無傳
以亂故是○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將朝諸大夫恐
其又遷也承承音微蓋楚言也蔡諸公

孫翩逐而射之蔡大夫公孫翩逐昭侯入
於家人而卒昭侯中矢入而死以兩矢門之公

至蔡大夫文之錯後衆曰謂衆如牆而進
自守其門衆莫敢進衆畏其射文之錯後
至蔡大夫文之錯後衆曰謂衆如牆而進

使衆人并行多而殺二人殺二以兩矢多則

也錯執弓而先引文之錯執翩射之錯射中肘

中錯去聲肘錯遂殺之殺公故逐公孫辰

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音生盱音吁○夏

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乃謀

之諸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楚三

夫攀音攀上致蔡於負函負函楚地此蔡

負函以爲邑今致之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繒關亦楚地會方曰吳將沂江入郢流

入郢吳將沂江將奔命焉與此故蔡之衆

命焉爲一昔之期夜昔一夜也襲梁及霍

梁霍皆我蠻子之邑單浮餘圍蠻氏楚

夫單浮餘圍蠻氏潰逃上而散蠻子赤奔

晉陰地上陰地河南山比自司馬起豐析與

狄戎楚司馬取起豐析以臨上雜臨上

雜音洛左師軍于菟和楚左師也于上

雜音洛左師軍于菟和楚左師也于上

○蒐右師軍于倉野楚右師也倉野于上使謂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乃使人告別陰地之

者曰曰晉楚有盟言晉楚自于宋好惡同

之好則同好惡則同惡若將不廢言若晉不廢同惡之

赤寡君之願也此楚君之不然苟不將通

於少習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以聽命

士蔑請諸趙孟士蔑請命於趙簡子趙

孟曰晉國未寧言晉國有范中行安能惡

於楚楚安能與必速與之必速與楚人士蔑

乃致九州之戎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

田以與蠻子將分裂土田而城之詐將為

且將為之詐為卜城蠻子聽卜蠻子信之

遂執之執戎與其五大夫又執其以界楚

師于三戶三戶今丹水縣北司馬致邑立

宗焉楚司馬復詐為蠻以誘其遺民致以誘

遺民而盡俘以歸盡俘執于楚○秋七月

齊陳乞子信弦施即弦衛甯跪救范氏齊衛黨范

中行故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

鄆范中行所在冬十一月邯鄆降邯鄆勢窮請荀

寅奔鮮虞即奔趙稷奔臨邑臨邑晉邑十二月弦

施逆之齊弦施遂墮臨邑趙稷墮音隴國

夏伐晉齊國夏取邢任任音藥藥音鄆又鄆

入又逆時時音陰人孟壺口晉地會鮮虞

納荀寅于柏人柏人晉邑齊弦施又會

經五年辛亥春城毗無傳備也夏齊侯伐宋

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助范○秋九月癸

酉齊侯林曰卒景公卒安○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范中行所荀寅士吉

射奔齊中行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

柳朔王生言諸昭子昭子即

王生朔王生使為柏人張柳朔昭子曰

問王夫非而讎乎而汝也夫謂張柳朔非對

曰王生私讎不及公私及公家之讎不好不廢

過愛而不敢知其惡雖所甚好有惡不去善而

不知其善雖所甚惡有善義之經也此常經也

臣敢違之而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拍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張柳朔爾從主告其子從

勉之忠勉力盡我將止死我將留此王生授我

矣王生舉我是授吾不可以僭之僭不信

信其言不遂死於柏人張柳朔為范夏趙鞅

伐衛晉趙鞅范氏之故也故衛黨范氏遂圍

中牟圍衛中齊燕姬生子燕姬齊景公夫

子不成而死燕姬死諸子諸子鬻妙之

子荼嬖鬻妙之公公荼荼諸大

夫恐其為太子也公荼荼夫夫景言於公

曰君之齒多矣言景公之年未有

太子無嫡長若之何將立公曰二三子間

於憂虞言謂大夫當國家則有疾疾則恐

不得樂亦姑謀樂亦且謀為何憂於無君景公

意欲立茶而未竟故公疾景公使國惠子

高昭子立茶國惠子即國夏高昭子即真

群公子於萊實景公諸公子於秋齊景公

卒見經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

衛皆景公子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亦景

者在萊人歌之萊人哀羣公子失曰歌景

公死乎不與埋景公死乎羣公子不得與

葬後乃為此歌三軍之事乎不與謀齊有

之事乎羣公子不得師乎師乎師衆也言

與謀以盡其忠力重言甚也何黨之乎

鄭駟秦富而後駟秦家富嬖大夫也鄭之

夫而常陳鄉之車服於其庭示其鄭人惡

而殺之鄭人惡駟秦而子思曰國子產也詩

曰舉大雅詩不解于位言不敢解念於其民

之攸暨攸所也暨息也民之所安息也不

守其位凡人守位而能久者天位者居鮮

矣蓋亦商頌曰又舉商頌不僭不濫賞不

及於無功罰不不敢怠皇皇暇也不敢怠

命以多福故能膺天命以受多福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十五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六 海路 林堯叟 唐翁

魯哀公二

六年天子春城邾瑕無傳備○晉趙鞅帥

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

垂誠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叔還會吳于相無傳○秋七月庚寅楚

子軫卒昭王卒○齊陽生入于齊衛侯入于

惠王立

喜弒其君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
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茶則乞為陽生弒也○

齊陳乞弒其君茶茶陽生立公○冬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即中山治范氏之亂

也四年鮮虞納荀寅○吳伐陳吳復復脩

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楚昭吾先

君與陳有盟楚平王與陳盟不可以不救

簡書之義乃救陳乃救陳乃出師師于城父也師

父音甫地○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

立茶陳乞欲害每朝每朝於君必駮乘

焉陳乞必為高國所從凡欲必言諸大

夫陳乞必言諸曰彼皆偃蹇彼謂諸大夫

將棄子之命將背棄高皆曰詐作諸大高

國得君高國必偪我於我害盍去諸高

國何不去之○國將謀子若諸大夫安子

去上聲下同○
早圖之勸高國早圖之若欲莫如盡滅之

三十一

莫如盡滅諸需也疑事之下也此事之最及

大夫之造則曰高國曰則告彼虎狼也謂諸

朝于朝則曰高國曰則告彼虎狼也謂諸

我無日矣必我請就之位夫謀高國

故求就又謂諸大夫陳乞又告曰二子者

禍矣言高國二子恃得君君恃得而欲謀二

三子而欲謀去曰國之多難言齊國之多

貴寵之由皆由貴臣怙盡去之必盡去

而後君定而後齊君既成謀矣國高之謀

盍及其未作也何不及高國先諸先事而

作而後悔既作難而亦無及也亦無及於

大夫從之從其計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

圍孫鮑及諸大夫及齊之以甲入于公宮入

宮以昭子聞之昭子即高與惠子乘如公

惠子即國夏高戰于莊與諸大夫戰敗國

敗國人追之齊國之國夏奔莒國夏遂

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晏圍嬰之子國夏

圍施不○秋七月楚子在城父楚昭王自

城父至將救陳卜戰吳與不吉龜兆卜退

師以不吉龜兆又王曰然則死也若進退

有死耳再敗楚師前已敗於拍舉今不如死

不為愈棄盟陳先君好逃世之仇敵亦

不如死之為愈死一也均其為死其死讎

乎死於仇敵命公子申為王申子西昭王

王不可子西不肯則命公子結結子期亦昭王

亦不可子期不肯則命公子啓啓子間亦昭王

五辭而後許子間五辭不肯將戰將與王

有疾昭王疾病庚寅昭王攻大冥大冥陳地在卒

于城父昭王卒于子間退子間即公子啓

曰君王舍其子言昭王舍棄其所而讓群

臣而以諸臣遜敢忘君乎敢忘吾君從君

之命許君以立而順也道共順之立君之子

受君之立子而亦順也亦共順二順得一舉而

者道不可失也可行之不失與子西子期謀與

之子章越女昭王妾立之是為而後還王定

而赤夾日以飛故以飛三日凡三日楚

子使問於周大史楚昭王使以休周大史

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

不見之故禍若祭之若穰祭而祭之可移

於令尹司馬可移其禍使楚之王曰楚昭

除腹心之疾腹心昭王自喻言而實諸股

肱股肱以喻於股肱司馬何益何益不穀不

有大過我不穀無諸侯謙稱言天其天諸天必

我天上折聲以死有罪受罰若因有罪而又焉

移之又安得焉音遂弗祭遂不初昭王

有疾先時楚昭卜曰史河為崇之言有河

五

五

五

禍王弗祭昭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大夫請

望祭有神王曰三代命祀夏殷周三代命祀

不越望謂嶽川望祭竟江漢睢漳四水在楚

楚之望也此楚所當禍福之至所以降禍福

不是過也川不過竟內之山不穀雖不

德言我雖無德河非所獲罪也無由得罪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論楚昭王見識議其不失國也宜哉宜其

其國而夏書曰惟彼陶唐帝帥彼天常

言堯率循天之常有此冀方

安邑皆在其州有今失其行之

去聲又取道行亂其紀綱

而亡其滅亡謂夏桀也

曰舉尚書允出茲在茲

由已率常此一句乃孔子合論楚昭王以

天可矣可以不以八月齊郈意茲來奔國

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齊陳僖子即

故本人召公子陽生欲立公子陽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

郭謂之南郭且于○且于餘反南曰嘗獻

馬於季孫謬言曾獻馬不入於上乘馬不

得入於上乘故又獻此故又獻此欲請與子乘

之共載以試馬為辭故欲如字出萊門出

郭而告之故陽生已告鉏以陳闞止知之闞

即子我陽生家臣先待諸外門先待陽生於

去公子曰生陽事未可知事之成否反與主

也處闞止歸與其子共處戒之戒之使遂

行鉏俱行逮夜至於齊故以中夜至齊國

人知之見陳氏得而不言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陽生士信子之其毋信子妻也與饋

者皆入饋陳僖子又令陽生隨冬十月丁卯

立之為立陽生將盟盟諸鮑子醉而往鮑子

也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曰

也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曰

此誰之命也言立陽生出陳子曰子信受命

于鮑子言我受此遂誣鮑子見其醉日子

之命也言此乃出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

子牛孺子即茶君謂景公女謂陳信子言

使茶牽之而折其齒乎茶頓地故折而背

之也而背其遺命以立悼公誓首陽生

首盡禮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吾子謂鮑

處事若我可若已可不必亡一大夫歸必不

於鮑謂鮑子亡之若我不可若已不可不必

亡一公子恐鮑子殺已故要之謂不必亡義

則進若子以為為君則否則退宜則我奉身

而敢不唯子是從敢不唯子廢興無以亂

或廢或立則所願也願我之所鮑子曰誰

非君之子言陽生亦景公乃受盟於陽生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安

以孺子往去鬻姒去茶之母殺王甲黨子

拘江說音悅。囚王豹音悅。于句實之。

丘之齊地或拘或囚文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悼公使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無子之也

賜而不能及然君異於器與置器不同不可

以二國但一君器二副二不價更迭為用

君二若有多難多難彼此難疑敢布諸大夫敢

陳其義於前僖子不對而泣陳僖子不對曰

君舉不信群臣乎齊舉之羣臣為不信乎

以齊國之困以齊國內有困又有憂既荒

之困又有憂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幼少之君不可

是以求長君是以求長成之君而庶亦能

容群臣乎庶幾長君與羣臣相識不然苟

如夫孺子何罪夫孺子茶何所毛復命朱

復命於公悔之悼公深悔之毛曰君大訪於

陳子君以國政之陳子大而圖其小而圖去其

者可也庶乎使毛遷孺子於駘言使朱毛

遷孫子於齊之不至
音皆不至
邑殺諸野幕之下
朱毛恐駘人
於野張幕而殺
於齊及冒淳之
地○齊及音殊

經七年**癸丑**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

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郟○秋公

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它國言

言來內○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

曹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

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經書瑗鄭叛晉故也

年鄭始叛○晉師侵衛經書魏衛不服也

衛至今○夏公會吳于郟吳欲霸吳來徵

百牢吳來召魯索禮子服景伯對景伯即曰先

王未之有也先王之制禮吳人曰宋百牢我

是時吳過魯不可以後宋魯不可居且魯

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即范鞅也昭二十

吳王百牢以今待吳王不亦可乎言其景伯

曰晉范鞅貪而棄禮言范鞅貪縱以大國

懼敝邑以晉國之威故敝邑十一牢之魯故

持加其禮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君謂吳王

為十一牢則有數矣則有常若亦棄禮若亦

於諸侯則有濫者矣其數者矣周之王也我

禮典則有濫者矣其數者矣周之王也我

之十數以為天之六數也故制禮象之今棄

之天下制禮禮制作上物子之物不過十二不過

周禮周之禮而曰必百牢而必欲索亦

唯執事亦惟吳人弗聽吳人不言景伯

曰吳將亡矣言吳國有兆棄天而背本棄天

之本不與若不與必棄疾於

我必放棄乃與之乃與大宰嚭召

季康子大康子使子貢辭往見大宰嚭

曰國君道長言國君長大於道路之而大

夫不出門政卿大夫此何禮也君勞臣逸

對曰子貢豈以為禮豈敢以此畏大國也

畏懼大國不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謂大國

敢虛國盡行不以禮命於諸侯謂大國豈可量也

則其包藏寡君既共命焉魯君既出會共

豈可量度豈敢棄其國豈敢輕出虛棄國家

大音泰治周禮仲雍嗣之仲雍大弟也俱讓

其弟季歷俱適其遂有民斷髮文身遂效

眾大伯辛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吳俗

剪斷其髮文綉贏以為飾贏衣露體以為盛

豈禮也哉禮非以為有由然也推時施宜以

然而反自鄩會鄩反役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

也霸○季康子欲伐邾季孫肥乃饗大夫以

謀之可謀其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小國

服事大國信也信以其守大所以保小大國所以

仁也仁以其施背大國與吳盟不信是信不伐

小國而代之不仁施不民保於城民恃城

城保於德以城恃德失二德者失信危將焉

保脫有傾危其將孟孫曰乃孟懿子二三子

以為何如言怪諸大夫不問之惡賢而逆之惡猶

孟孫賢景伯故言交有賢如景伯對曰夫諸大

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昔執

玉帛者萬國執諸侯執玉附庸今其存者諸

侯尚無數十焉不滿數唯大不字小惟大

能字愛小不事大也小國不能服事大國

以知必危知代邪何故不言我諸大夫自

言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忿魯德如邪孟孫忿

言今魯德邪而以衆加之但欲恃衆可乎言

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佞直不同秋伐邪

公伐及范門及郭門猶聞鍾聲猶擊鍾作樂

大夫諫不聽諫不從茅成子請告於吳成

即茅夷鳴邪大夫不許不許曰魯擊柝

聞於邪魯邪擊柝相擊以行其夜也吳二千里

吳與邾相去二千里不三月不至行不能至九十日何及

於我之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自足少兵

魯成子以茅叛成子知其邑叛師遂入邾

魯師遂入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子處于邾衆師晝掠衆師晝掠

白晝虜掠取財物邾衆保于繹于繹山師宵掠師宵掠

衆師復乘夜衆師復乘夜虜掠虜掠以邾子益來益即獻

于亳社與其仁國囚諸負瑕囚諸負瑕負瑕負瑕

負瑕故有繹前者魯得邾子就彼以屈辱之

邾茅夷鴻即茅成以束帛乘韋束帛帛子

張也一東也乘韋熟韋四自請救於吳無君

言自請救曰魯弱晉而遠吳邾為遠馮恃其

衆馮依負恃其國之而背君之盟背棄吳

之辟君之執事辟陋吳國執事以陵我小

國邾以陵虛我邾非敢自愛也邾不敢自惜懼

君威之不立威令不能植立君威之不立

不能植立小國之憂也則小國無以自若

吳之威令不能植立小國之憂也則小國無以自若

夏盟於鄆行與吳結盟於鄆也若夏秋而背之

秋即伐邾而背其約成求而不違言魯滅邾成其四

方諸侯四方從吳其何以事君何以事吳

且魯賦八百乘且魯大國以八百君之貳

也貳敵也此邾賦六百乘邾小國以六百

君之私也私屬也以私奉貳以私屬而奉

大唯君圖之唯吳君其吳子從之為明年

傳 ○宋人圍曹環攻鄭桓子思曰子思子

參也桓宋人有曹宋若滅曹鄭之患也

鄭國邊不可以不救宜急曹冬鄭師救曹

出師以侵宋曹以救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

于社宮先時曹有或人夢衆而謀亡曹謀而

滅亡曹叔振鐸曹始請待公孫彊請衆君

孫彊為政許之許待之旦夢之而來之

曹彊於曹國無之無所謂公戒其子告戒

其曰我死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汝若聞

子

子

疆為必去之無必去曹國及曹伯陽即位在

八年好田弋好田獵射弋也曹鄙人公

孫疆好弋曹守邊鄙之人公孫強獲白鴈

得白鴈伯陽且言田弋之說且

法陽以田弋之說之伯陽喜悅其言因訪

政事因訪明公孫疆大說之伯陽喜悅其言有寵寵

疆公孫疆使為司城以聽政使公孫疆為曹

者之子乃行曹國以避禍疆言霸說於

曹伯公孫疆獻劍霸從之伯陽聽乃

背晉而奸宋乃背晉之盟宋人伐之伐晉

人不救盟故不救築五邑於其郊宋取曹

城築之於其近郊曰黍丘所築五

為明年入曹傳音于

經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

歸指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天子之刑

豈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卒○吳伐我

○夏齊人取讎及闡不書伐兵未加○歸邾

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

伯過卒無傳信公卒○齊人歸讎及闡不言來命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宋景公將還將退褚

師子肥殿宋大夫褚師子肥為曹人詬之

曹人詬詈而辱之○不行殿兵止師待之

曹師見殿本又作勅公聞之宋景公聞怒怒曹無禮命

反之命天遂滅曹宋師怒故執曹伯陽伯及

司城彊公孫以歸以歸殺之殺陽及彊

○吳為邾故邾茅夷鴻之師將伐魯將伐魯將為

魯問於叔孫輒輒名也魯人吳王叔孫輒

對答曰魯有名而無情魯有大國之

伐之魯必得志焉必得志焉退退

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非禮也

狃曰非禮也非禮也

讎國不道也未臣在國而有伐之有

其本奔命焉則死之其難可也亦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也夫人指君子言其不以所惡變鄉其以

張病之子張即叔孫

事問於不以魯對曰

若無能必有與斃

自立皆將同死

救之皆將救魯

晉與齊楚輔之晉與齊楚

四國共與夫魯為國

觀之是脣亡齒寒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也此素知

王問於子洩子洩即

魯雖無與立時

諸侯將

未可以得志焉快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也魯晉

我魯伐吳以師子洩率公山不故道險故由險

魯成從武城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先時武城人或僑音境拘郟人之漚

管者郟人亦僑田吳界音漚漚音漚管音於水而

曰何故使吾水滋滋濁也言何及吳師至

及子洩帥拘者道之前被拘者以伐武城

教吳以代武克之武城王犯嘗為之宰王

魯大夫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澹臺子羽

孔子弟子武城人也其父國人懼之懼子羽

與王犯相好○好去聲國人懼之父為

應內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問吳

何以對曰景伯吳師來若與之戰即

兵與之何患焉又何且召之而至言犯盟

以召又何求焉又何求吳師克東陽而進

於蠶室魯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地皆魯獲叔子與析朱

大夫與吳戰于夷地皆魯獲叔子與析朱

鉏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三人同車

獻於王吳獻捷於王曰此同車

必使能是國能使人國未可望也故未可望

明日舍於庚宗庚宗魯地每日常遷舍見

遂次於泗上三宿以上為次遂微虎欲

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欲兼私屬徒七

百人私屬徒衆凡七三踊於幕庭帳前

設格三息暫反卒三百人卒非字終也

行有若與焉有若孔子弟子與在及稷

門之內三南城門內或謂季孫或人獻計

曰不足以害吳言三百人不足而多殺國

士而多殺魯國不如已也而勿攻乃止之

乃使留吳子聞之吳夫差一夕三遷一

其舍畏吳人行成求與將盟將結盟景伯

曰楚人圍宋在宣十易子而食宋人以

食析骸以爨宋人薪絕析猶無城下之盟

朱華元云城下之盟我未及虧今我雖枝
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我未及虧今我雖枝
國勢未而有城下之盟以即城下是棄國
也魯是自棄也吳輕而遠阻速○輕去聲不能
以持不能將歸矣將退請少待之請少緩盟
弗從魯人計不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言不見
從故○負載書將欲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子
出盟○造七報反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子
何即子服景伯釋舍也魯人不以吳人許
盟為子服景伯為質於吳吳人許
之留吳人許以王子姑曹當之許復求吳王

之子交質而後止吳人不欲留王吳人盟
以當景伯而後止吳人不欲留王吳人盟

而還與具盟○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季

康子以其妹妻之○妻齊悼公即位而逆之

悼公既即位季魴侯通焉私通於悼公之

妻女言其情以其情言於康子自弗敢與也

不敢以女齊侯怒齊悼公怒魯夏五月齊

鮑牧帥師伐我季討不與取謹及闡註見經或

諧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六年以安曰

安孺子之黨也

言胡姬本孺子之黨

六月齊侯殺胡

姬傳言齊侯無

齊侯使如吳請師齊悼使

于將以伐我

齊未得季姬故

乃歸邾子前

為邾討魯懼二國

邾子又無道

邾隱公既

君道人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子餘即大宰

使

之討邾囚諸樓臺

囚邾子於

掙之以棘掙壅

荆棘壅蔽之

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革邾太子

○秋及齊平魯及齊

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

賓如臧會之齊問

丘明來涖盟

明問丘嬰之且逆季姬以歸

季姬即季康子妹嬖有寵鮑牧又謂

群公子

鮑牧本不欲立陽生

曰使女有馬

千乘乎

有馬千乘言欲使之為君

公子愬

之羣公子以鮑牧公謂鮑子

悼公乃或諧

子言或人譖

子姑居於潞

使鮑牧且居以

察之以有罪

若有之若其則分室以行則

室之半聽若無之若其無罪則反子之所則復

或出門及鮑牧使以三分之一行者留其從

三分之半道至半使以二乘又留其從者

及潞鮑牧麋之以入麋束縛也麋羣縛鮑遂

殺之殺鮑○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經見

註季姬嬖故也季姬嬖故請

經九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覆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

故辭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言往歲我聞

命今又革之而今又欲革不知所從不知何者

當將進受命於君將進師伐齊以受齊君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賸即罕達謚

子之嬖也從武子無以與之無邑可請外

取取邑許之武子從故圍宋雍丘許

瑕園宋雍立之宋皇瑗圍鄭師園許瑕雍

邑所謂外取也宋作壘壘成輒壘合壘壘鄭師

哭許瑕之師知子姚救之子姚即武子騰

大敗子姚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立許取

瑕之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以郊張與鄭羅

歸二子鄭之有能○夏楚人伐陳有鍾鼓

陳即吳故也陳背楚就○宋公伐鄭報雍

○秋吳城邾吳人於邾江築溝通江淮溝穿

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晉趙鞅

卜救鄭趙簡子欲救鄭伐遇水適火得火

北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晉史皆史龜曰是

謂沈陽火陽也得可以興兵兵陰類也

兵利以伐姜姜火師之後火不利子商商子

姓屬水利故伐齊則可齊姜姓故敵宋不吉

宋子姓故史墨曰盈趙鞅水名也

盈為子宋姓水位也又得北名位敵趙鞅

與宋之不可干也言二水俱盛故炎帝為火

師炎帝即神農有火名姜姓其後也

後水勝火水適火故勝之伐姜則可若伐姜姓之功史

趙曰是謂如川之蒲既盈而得水不可

游也其波流盛鄭方有罪鄭以嬖寵伐不

可救也辭窮理屈救鄭則不吉救鄭則當

也吉不知其他其他必知陽虎以周易筮之陽

其以周易筮遇泰泰乾下坤上之需需坎乾上

需泰六五曰宋方吉泰六五曰帝乙歸妹

立為天子故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

方得不可與也與其戰微子啓宋始祖封帝乙

之元子也微子為帝乙之長子今宋鄭

與鄭甥舅也之婚姻甥舅祉卦謂祿也此福

若帝乙之元子若微子歸妹而有吉祿嫁

如願受福我安得吉焉吉在宋則我乃止

乃止不救鄭○冬吳子使來徹師伐齊前年齊

三十五 二十五

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
吳恨之及與魯謀伐齊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六十六



南唐書庫

書